

隨筆二十篇

謝定子愷著

豐子愷著

隨筆二十篇

天馬書店印行



付印記

此集中所收隨筆，大部分是最近二三年間應各雜誌的徵稿而作的。往往在限期將到的一二天中，臨渴掘井地想出題目來，作出文章來，匆忙地封好了，寄出去。其中唯有兩篇——給我的孩子們和隨感五則——是七八年自動地作的。前者爲子愷畫集的序文，後者無端地寫在一冊英文抄本裏，後來被人見了，拿去登在從前的一般雜誌裏作補白。

前月天馬書店托陳之佛兄來信向我索書稿，說要我近來在各雜誌裏所發表的隨筆結集起來，歸他出版。我搜集舊稿，覺得只有二十篇聊可應付。就把牠們修改一下，編排一下，使成了一冊書的樣子，寄給之佛兄去。

二十三年七月一日下午，寒暑表上九十八度的時候，豐子愷記。

目次

付印記

吃瓜子

讀書

隣人

蝌蚪

目次

一

二

三

四

五

給我的孩子們.....四三

作父親.....五二

兒戲.....六〇

舊地重遊.....六五

兩場鬧.....七二

夢痕.....八一

兩個「？」.....九二

憐傷.....一〇二

愛子之心……………一〇六

夢耶真耶……………一二〇

新年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
春……………一二六

五月……………一二四

九日……………一二九

隨感五則……………一四三

隨感十三則……………一四七

吃瓜子

從前聽人說：中國人人人具有三種博士的資格，拿筷子博士，吹煤頭紙博士，喫瓜子博士。

拿筷子，吹煤頭紙，吃瓜子，的確是中國人獨得的技術。其純熟深造，想起了可以使人吃驚。這裏精通拿筷子法的人，有了一雙筷，可抵刀鋸又瓢一切器具之用，爬羅剔抉，無所不精。這兩根毛竹彷彿是身體上的一部分，手指的延長，或者一對取食的

觸手。用時好像變戲法者的一種演技，熟能生巧，巧極通神。不必說西洋人，就是我們自己看了，也可驚嘆。至於精通吹煤頭紙法的人，首推幾位一天到晚捧水煙筒的老先生和老太太。他們的「要有火」比上帝還容易，只消向煤頭紙上輕輕一吹，火便來了。他們不必出數元乃至數十元的代價買打火鐙，只要有一張紙，便可臨時在膝上捲起煤頭紙來，向銅火鑪蓋的小孔內一插，拔出來一吹，火便來了。我小時候看見我們染坊店裏的管賬先生，有種種吹煤頭紙的特技：我把煤頭紙高舉在他的額旁邊了，他會把下唇伸出來，使風向上吹；我把煤頭紙放在他的胸前了，他會把上唇伸出來，使風向下吹；我把煤頭紙放在他的耳旁了，他會把嘴歪轉來，使風向左右吹；我用手包住了他的嘴，他會用鼻孔吹，

都是吹一兩下就着火的。中國人對於吹煤頭紙技術造詣之深，於此可以窺見。所可惜者，自從捲煙和火柴輸入中國而盛行之後，水煙這種「國煙」竟被冷落，吹煤頭紙這種「國技」也很不發達了。生長在都會裏的小孩子，有的竟不會吹，或者連煤頭紙這東西也不會見過。在努力保存國粹的人看來，這也是一種可慮的現象。近來國內有不少的人努力於國粹保存。國醫，國藥，國術，國樂，都有人在那裏提倡。也許水煙和煤頭紙這種國粹，將來也有人起來提倡，使之復興。

但我以為這三種技術中最進步最發達的，要算吃瓜子。近來瓜子大王的暢銷，便是其老大的證據。據關心此事的人說，瓜子大王一類的裝紙袋的瓜子，最近市上流行的有許多牌子。最初是

某大藥房「用科學方法」創製的，後來有甚麼「好吃來公司」，「頂好吃公司」……等種種出品陸續產出。到現在，差不多無論那個窮鄉僻處的糖食攤上，都有紙袋裝的瓜子陳列而傾銷着了。現代中國人的精通吃瓜子術，由此可以想見。我對於此道，一向非常短拙，說出來有傷於中國人的體面，但對自家人不妨談談。我從來不曾自動地要求或買瓜子來吃。但到人家作客，受人勸誘時；或者在酒席上，杭州的茶樓上，看見桌上現成放着瓜子盆時，也便拿起來咬。我必須注意選擇，選那較大，較厚，而形狀平整的瓜子，放進口裏，用臼齒「格」地一咬，再吐出來，用手指去剝。幸而咬得恰好，兩瓣瓜子壳各向外方擴張而破裂，瓜仁沒有咬碎，剝起來就較為省力。若用力不得其法，兩瓣瓜子壳和

瓜仁疊在一起而折斷了，吐出來的時候我便就憂。那瓜子已縱斷爲兩半，兩半瓣的瓜仁緊緊地裝塞在兩半瓣的瓜子壳中，好像日本版的洋裝書，套在很緊的厚紙函中，不容易取牠出來。這種洋裝書的取出法，現在都已從日本人那裏學得：不要把指頭塞進厚紙函中去力掇，只要使函口向下，兩手扶着函，上下振動數次，洋裝書自會脫壳而出。然而半瓣瓜子的形狀太小了，不能應用這個方法，我只得用指爪細細地剝取。有時因爲練習彈琴，兩手的指爪都剪平，和尙頭一般的手指對牠簡直沒有辦法。我只得乘人不見把牠拋棄了。在痛感困難的時候，我本擬不再吃瓜子了。但拋棄了之後，覺得口中有一種非甜非鹹的香味，會引逗我再吃。我便不由地伸起手來，另選一粒，再送交白齒去咬。不幸而這粒

瓜子太炒，我的用力又太猛，「格」地一響，玉石不分，咬成了無數的碎塊，事體就更糟了。我只得把黏着唾液的碎塊盡行吐出手心裏，用心挑選。剔去壳的碎塊，然後用舌尖舐食瓜仁的碎塊。然而這挑選頗不容易，因為壳的碎塊的一面也是白色的，與瓜仁無異，我誤認為全是瓜仁而舐進口中去嚼，其味雖非嚼蠟而等於嚼砂。壳的碎片緊緊地嵌進牙齒縫裏，找不到牙籤就無法取出。碰到這種釘子的時候，我就下個決心，從此戒絕瓜子。戒絕之法，大抵是喝一口茶來漱一漱口，點起一枝香煙，或者把瓜子盆推開些，把身體換個方向坐了，以示不再對牠發生關係。然而過了幾分鐘，與別人談了幾句話，不知不覺之間，會跟了別人而伸手向盆中摸瓜子來咬。等到自己覺察破戒的時候，往往是已經

咬過好幾粒了。這樣，吃了非戒不可，戒了非吃不可；吃而復戒，戒而復吃，我爲牠受盡苦痛，這使我現在想起了瓜子覺得害怕。

但我看別人，精通此技的很多。我以爲中國人的三種博士才能中，咬瓜子的才能最可嘆佩。常見閒散的少爺們，一手指間夾着一支香煙，一手握着一把瓜子，且吸且咬，且咬且吃，且吃且談，且談且笑。從容自由，真是「交關寫意」！他們不須揀選瓜子，也不須用手指去剝。一粒瓜子塞進了口裏，只消「格」地一咬，「呸」地一吐，早已把所有的壳吐出，而在那裏嚼食瓜子的肉了。那嘴巴真像一具精巧靈敏的機器，不絕地塞進瓜子去，不絕地「格」，「呸」，「格」，「呸」，……全不費力，可以永

無罷休。女人們，小姐們的咬瓜子，態度尤加來得美妙：她們用蘭花似的手指摘住瓜子的圓端，把瓜子垂直地塞在門牙中間，而用門牙去咬牠的尖端。「的，的」兩響，兩瓣壳的尖頭便向左右綻裂。然後那手敏捷地轉個方向，同時頭也幫着了微微地一側，使瓜子水平地的放在門牙口，用上下兩門牙把兩瓣壳分別撥開，咬住了瓜子肉的尖端而抽牠出來吃。這吃法不但「的，的」的聲音清脆可聽，那手和頭的轉側的姿勢窈窕得很，有些兒嬌媚動人。連丟去的瓜子壳也模樣姣好，有如朵朵的蘭花。由此看來，咬瓜子是中國少爺們的專長，而尤其是中國小姐太太們的拿手戲。

在酒席上，茶樓上，我看見過無數咬瓜子的聖手。近來瓜子

大王暢銷，我國的小孩子們也都學會了咬瓜子的絕技。我的技術，在國內不如小孩子們遠甚，只能在外國人面前佔勝。記得從前我赴橫濱的輪船中，與一個日本人同艙。偶檢行篋，發見親友所贈的一罐瓜子。旅途寂寥，我就打開來和那日本人共吃。這是他平生沒有吃過的東西，看他非常珍奇。在這時候，我便老實不客氣的裝出內行的模樣，把吃法教導他，並且示範地吃給他看。托祖國的福，這示範沒有失敗。但看那日本人的練習，真是可憐得很！他如法將瓜子塞進口中，「格」地一咬，然而咬時不得其法，將唾液把瓜子的外壳全部浸濕，拿在手裏剝的時候，滑來滑去，無從下手，終於滑落在地上，無處找尋了。他空嚥一口唾液，再選一粒來咬。這回他剝時非常小心，把咬碎了的瓜子陳列

在艙中的食桌上，俯伏了頭，細細地剝，好像修理鐘錶的樣子。約莫一二分鐘之後，好容易剝得了些瓜仁的碎片，鄭重地塞進口裏去吃。我問他滋味如何，他點點頭連稱 *Umaj, Umaj*（好吃，好吃！）我不禁笑了出來。我看他那闊大的嘴裏放進一些瓜仁的碎屑，猶似滄海中投以一粟，虧他辨出 *Umaj* 的滋味來。但我的笑不僅爲這點滑稽，半由於驕矜自誇的心理。我想，這畢竟是中國人獨得的技術，像我這樣對於此道最拙劣的人，也能在外國人面前佔勝，何況國內無數精通此道的少爺小姐們呢？

發明吃瓜子的人，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！這是一種最有效的「消閑」法。要「消磨歲月」，除了抽鴉片以外，沒有比吃瓜子更好的方法了。其所以最有效者，爲了牠具備三個條件：一、